

五号街夕雾楼

〔日〕水上 勉 著



水上
张晓
吴昌

五号街夕雾楼

【日】水上 勉著
何平 乔正译

海峡文艺出版社
一九八五年·福州

五号街夕雾楼

〔日〕 水上 勉

何 平 乔 正 译

•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

（福州得贵巷27号）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10印张 3插页 240千字

1985年9月第1版

1985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96,126

书号：10368·22 定价：2.02元



水上勉

致中国读者

水上勉

收入本集的《湖底琴音》和《五号街夕雾楼》两部作品，是我花了不少心血创作出来的。《湖底琴音》故事就发生在我的故乡附近的北近江一带。主人公是个红颜薄命的农家姑娘，为了生存，告别家乡到一户制作三弦琴弦的人家当雇工，最后悲惨地结束了凄楚的一生。在日本，缺乏耕地的偏僻乡村，人们大半外出谋生。所谓谋生，就是到他乡卖苦力，而这条路子往往不是光明的。《五号街夕雾楼》写的是，出生在我的故乡附近一个叫与谢的穷乡僻壤一户贫苦农家的女儿，被迫到京都的花街柳巷出卖肉体的不幸遭遇。在那里，她与菩提寺的小和尚栞田正顺相爱。他俩从小青梅竹马。栞田修行的是京都一座叫凤阁寺的寺院。后来，这个年轻人放火烧毁了这座堪称国宝的凤阁寺，被捕入狱。焚烧寺院这一情节，是根据“火烧金阁寺事件”写成的。

这两部作品，故事的结局女性们都十分悲惨地结束了生命。她们的遭遇又都与大都市的文明有关。

欣闻本书将在中国出版发行，不胜荣幸。作者将再接再厉，继续努力。在此，谨向译者深表谢意！

目 录

致中国读者.....	1
------------	---

五号街夕雾楼.....	1
-------------	---

湖底琴音.....	105
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章.....	106
----------	-----

第二章.....	129
----------	-----

第三章.....	155
----------	-----

第四章.....	172
----------	-----

第五章.....	191
----------	-----

第六章.....	217
----------	-----

第七章.....	221
----------	-----

第八章.....	249
----------	-----

第九章.....	273
----------	-----

第十章.....	286
----------	-----

“水上文学”初探.....	308
---------------	-----

五号街夕雾楼

根据中央公论社一九七七年出版《水上
勉全集》第二卷《五番町夕雾楼》译出

自古以来，西阵就是京都繁华的烟花柳巷。在五号街有一家夕雾楼颇负盛名。这家妓院的主人酒前伊作在疏散地与谢半岛尖端的樽泊村猝然去世，是昭和二十六年^①初秋的事情。酒前伊作在战争结束那年^②春天就认定京都一定会遭到空袭，因此，关闭了夕雾楼，只身回到乡下与谢。

当时，伊作的先天性神经痛已经很严重，加上不熟悉农活，劳累过度，食粮又困难，生活贫困，使得他的身体变得非常虚弱。但是，顽强的伊作，把遗弃的空无一人的住家屋顶翻修一新，更换了一根粗大的已经腐朽的立柱，把破旧房子重新修建成一座小巧玲珑的住家，还把典给别人的田地也赎了回来，准备就在这樽泊村度过残生。

正当好不容易建起了自给自足的家庭生活时，日本宣布战败了。伊作大为沮丧。灯火管制也取消了，世界恢复了令人无法相信的和平，人们纷纷从乡下回到大城市，只有伊作留在村里，不想回京都。

伊作去世的原因，是因为先天性的神经痛，加上营养失调，引起脚气病恶性发作。当然，也可以说是因为上了六十七岁的人了，身体已经丧失了对疾病的抵抗力。

那天早上，伊作象往常一样去海边散步，走出了村子。在村头慢步走下平缓的小石头子坡道，远处隐约可以看见经岬上的灯

① 即一九五一年。

② 指日本投降的一九四五年。

塔，当走到象刷上一片淡墨色似的灰色石崖平板时，他突然感到咽喉象被什么东西堵住，蹲在地上。后来，才被村里人发现，抬回家里。这时，他已经没有一点儿气力，呆滞的瞳孔一动不动地对着周围的人。

“……快把……阿胜……叫来……把阿胜……叫来。”他有气无力地说了两遍。

阿胜当时留在五号街夕雾楼，是伊作最后的一个妻子，五十三岁。在伊作死之前七年，原配金江在高台寺的娘家病故，从此他没有再正式娶妻，就把胜枝作为续配，安排她在夕雾楼，经营这家妓院。

伊作从年轻时就喜欢寻花问柳，但跟哪个女人也没有生过孩子。虽然说是因为战争，但只要看他落到只能在与谢这个地方便过晚年的境况，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只想在乡下送走余生的心情。临死之际他想见面的身边人只有那个在京都的续配胜枝。

在与谢向京都的五号街打了电话。夕雾楼的胜枝带上一个叫久子的老妓女作伴，行色匆匆地赶路。到达樽泊时，已是伊作快要咽气之前的三十分分钟左右。

“您……”

胜枝双膝跪坐在伊作躺着的被子旁边，一边用拧干的毛巾擦伊作的脸，一边说：

“您总是说京都会给烧掉，一定会被炸掉，但是麦克阿瑟将军下令只有京都不能炸，保留了下来，夕雾楼也跟原来一个样，照常营业……久子、照千代、阿雏，她们也都从挺进队^①回来了，生意又兴旺起来，还新添了姑娘……总想恢复到过去那个样子时，就来请您回去看看，这不，正想来请您去看哩，没想到……”

① 日本军国主义驱使日本妇女为前线侵略军服务，名叫挺进队。

胜枝饱含泪水说。伊作微微睁开那蒙上白膜的无神的眼睛。

“哦……，是吗……，阿胜……夕雾楼又……兴旺啦……”

伊作断断续续地说，也许是因为感到莫大的安慰，那腊黄色的嘴角露出了笑意。然后，他看着跪坐在胜枝身旁的久子，久子臀部肥大得象个石臼，脸颊丰满，一个劲地擦汗，殷勤地帮着忙。

“是……久子吗……”

伊作说话很艰难。只说了这么一句话，就闭上了眼睛。

胜枝和久子不约而同地向前探出身子，几次呼唤伊作的名字，但他再也没有开口。伊作死去时，可以说是孤独的。

伊作的枕头周围坐着四、五个远房亲戚，不管谁都眨巴着眼睛瞧着胜枝和久子的脸。座位之间充满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协调的气氛。

胜枝在跟伊作一起生活之前，在西阵的上七轩当艺妓，虽说已是五十三岁的半老徐娘，但风韵犹存，脸色鲜艳而又白嫩，鼻尖翘起，五官端丽，体态丰腴。对这样一个女人为什么一直只让她当个续配，用她经营夕雾楼呢？为什么不名媒正娶呢？在死去的伊作面前，村里人感到不可理解。

其实，伊作一辈子选择经营妓院作职业，并不是他自己的意愿。回到樽泊以后，关于在京都经营的详细情况，对乡亲们从未谈及。这里是个封建色彩浓厚的小村庄，人们非常烦恶这种以女人肉体作买卖的行当，这已经是个习惯。村子里也有人多多少少知道伊作营业的情况，但都不声张。

伊作的父母已经去世。二老长年依靠伊作从京都寄来的钱作生活费，在樽泊度过了晚年，活到七十多岁才归天。伊作嫌弃贫穷的故乡，年轻时就到了京都，选择的职业是经营妓院。

战争也算是个原因吧，伊作终于回到低矮的草屋顶房子。在

父母死去的地板房里如今伊作枕着枕头，跟父母一个样子咽气死去。这情景足以说明伊作一生孤独的生活。有人甚至说，是已经归天的爹娘把他叫走的。

胜枝留在空气冷清凄凉的酒前家里，独自一人料理了伊作的丧事，在菩提寺的净昌寺墓地下葬。过两天，就回京都。就在准备回京都的前夕，在伊作家佛龛上新供上的灵牌前，焚香告别时，门口那低矮的木板门轻轻地被推开，象偷偷钻进来似的走进一个村里人。

“对不起，夜里来打扰你们，实在对不起，实在是有些事想来见太太一面。”

那人郑重其事地说，站立在院子里无力地低着头。削瘦的尖下巴上胡子蓬松，好象从来没有剃过。看来象是邻近的农民。

出来接待的久子，看到那人的背后，有一个十九、二十岁模样的姑娘，身材苗条，长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，一副聪明相。久子象团扇般的扁平脸上的双眼，频频地打量着姑娘。

“太太几时动身？有件事要恳求太太……。”

那人依然无力地低着头，乱蓬蓬的头发一直盖到耳根。久子折回里面房间，把来客的模样告诉胜枝。胜枝歪着头从里面走出来，到院子里一看，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，看来象是父女俩。来客通过十支烛光亮度的没有灯罩的电灯下面，走进昏暗的屋里。那人坐下后就说：

“俺住在樽泊北边叫三股的地方，是个砍柴的，叫片桐三左卫门。今天，带来的这个阿夕是俺闺女，俺想能不能把她交待给太太，所以这才来找您……夜里正忙乱的时候来打扰您，实在对不起。”

胜枝同久子面面相觑，不禁屏住气。胜枝首先看了三左卫门的脸，再看看后面站着的姑娘，她身穿碎白点花纹棉布和服，结

着黄色的细毛线织的腰带，和服领子扣得整整齐齐。

姑娘长得苗条，上身较短，脸相很象她父亲，比较长，要挑毛病的话，只是有点儿吊眼角，鼻梁、嘴型，都很端正。虽然还谈不上很美，但令人感到乡下姑娘所具有的朴实的优点。

胜枝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说：

“你说交待给我……是不是要我把姑娘带到京都去呀？”胜枝问三左卫门。

“是呀，俺实在不好意思开口，听说太太回来以后，俺就跟闺女商量好了，这才来找您呀……请太太一定帮个忙，求求您。”

父亲抽吸了一下就要掉在蓬松胡子上的鼻涕，回头看了看姑娘。叫作阿夕的姑娘轻轻地点了点头，畏缩的目光向胜枝瞧了一眼，又立即把脸朝下。

“交待给我……我，是搞什么营业的，你们都知道得很清楚吧？”胜枝一边看着姑娘的脸，一边问道。

“我搞的买卖可不怎么好呀……社会上有人指着我的脊梁骨骂呢。”

胜枝话里多少带着讥讽的口吻。阿夕的父亲听了，眼睛发呆，说：

“这些俺都晓得呀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个闺女是老大，下面还有三个小的……都怪俺没出息，尽生女的……她娘去年底患了病，地里活儿一点儿也干不了，老上医院，要好多好多钱。因此，俺想如何能上京都，给她找个活儿干。可是，托谁好呢？没有熟人，没有路子呀。有人说，要想挣点儿现钱，只有去接待客人才行……正好听说太太回来，所以赶快来恳求您帮个忙。”

胜枝听了三左卫门的说明后，觉得对方话里有两种意思。一是求她把他的女儿带到京都给找个什么活干；另一种意思就是请求她把阿夕收在五号街夕雾楼里。究竟是哪一个意思？胜枝一时难

以判断。这时，阿夕的父亲说：

“俺阿夕说，她什么都懂得了。太太，俺闺女的身体就交待给您啦，请您随便使用吧，这样就行了吧？”

这个瘦弱的人眨巴着善良的眼睛，再三恳求似地说。看上去他还不怎么见老，好象刚过四十的样子，但是声音和眼色，都显得天生的懦弱。

“你说她娘有病，不知是什么病……”

“这个嘛，是妇女病，叫什么血崩。还有，这儿（三左卫门手指左肺上部）有一个大空洞，老是发烧，一会儿躺着一会儿起来，请了医生，给吃了药。医生说这病恐怕治不好。俺们这一带好些人得这个病，简直没有法子。”

胜枝知道这是肺病。她过去来樽泊时，曾听伊作说过，与谢是个多雨地区，村里凡是背阴不见阳光的家里，准有人患肺病躺着的。这一想，使她皱起眉头。

“哦，真可怜。你说下面还有三个小女儿，都几岁啦？”

“老二今年十六，再下面的十三，最小的七岁。十六岁那个，今年春天初中毕业，到绫部袜子工厂当织线工，住在工厂的单身宿舍，说要挣钱还早着呢，现在刚刚是见习女工。”

“那么，你家没有田没有地吗？”

“唔，过去多少有一点儿地。但是，上一辈子也是一身病，在舞鹤的医院里躺了好久，最后死了。又是住院费，又是药钱，把家里的一切全部当光了。”

“你是长子？”

“嗯。俺下面有一个弟弟，在大阪当小伙计，但刚刚才二十七岁，就在码头的一家批发店死去了。俺一家实在命苦哇！不过，太太，阿夕可是个好孩子，到现在没有生过一次病，在学校的成绩也是优良，不是我作父亲的夸她，她确实是个性情特别温

顺特别听话的孩子。”

胜枝不由地感到悲悯，诚如她父亲所说，阿夕虽然已经是十九岁的大姑娘，但一点儿也不盛气凌人，似乎继承了她父亲的懦弱性格。她不象姿色出众的女孩子那样自我夸耀，倒显得有点儿无精打采，过于老实。然而这一切都掩盖不住她内涵的优美。脸色白皙，但不是病态的苍白，看来象是原有的肤色。长着汗毛的耳垂和丰满的脖颈，都给人以健康之感。

“她是不是叫夕子呀？名字怎么写？”

胜枝视线盯住姑娘问道。姑娘这才开始开口。

“是的，夕阳的夕字。”

多么天真烂漫的声音！父亲象接上话头似地回答说：

“这名字是请净昌寺的和尚给起的。”

净昌寺就是给伊作举行葬礼的地方，是樽泊的菩提寺的名字。胜枝嘴里嘟哝着夕子的名字，立即想起夕字也就是夕雾楼的夕字，把这个姑娘带回五号街夕雾楼，可以当作招牌，决不会赔钱，今后嫖客一定会蜂涌而至。

胜枝眼前立即出现夕雾楼里八个妓女的长相，都无法跟夕子相比，心想简直象是捡到了一块上等的玉一般。然而再一想，她年龄还小，不谙世事，父亲三左卫门又是砍柴为生的樵夫，他要把姑娘送去京都，去了京都以后，又该怎么办呢？有必要说清楚，让对方心悦诚服。胜枝不厌其烦地说：

“战后，不象过去那样靠借钱出卖身体，挣的钱又都被雇主拿走，现在已经没有这种事。到我们妓院来当妓女，都是一开始就全想开了。这样，就丝毫不会感到自己是被卖来的，被卖到这种苦地方。不过，社会上的人也不都一个样，没有人把这种事看作好事。有的人简直把我们这一行业看成是人类的渣滓。当然，也不象外面人所说的那样苦。我们夕雾楼里，有一个叫阿雏的，

是兵库县三木人，她介绍了一个也是三木的乡下姑娘，名叫松代。这个姑娘刚二十一，到我们妓院来，长得漂亮，家里也很好，接待了好多的好客人，如今呀，来玩的客人接连不断，每天都是满满的，没有一天没有客人。现在每个月能挣三、四万元钱，到我们夕雾楼才两年，就已经很出名，在老家，父亲母亲都在，老两口都安闲度日呢。松代的房间里，电动留声机啦，舞会的西服啦，大收音机啦，样样都有，都是靠自己挣来的，可象样啦。我替你们设想，你想到一个清净的地方找活儿，到京都去找当然也可以，但是要马上找到清净的地方，不可能，只好到桥下呀、木屋町的橡树桥一带，当野鸡，这种姑娘现在有的是，如果成为这个样子的话，被一帮坏男人拉走，把你身体糟踏得一塌糊涂，最后扔掉，充其量只能落个这种结局。而我们的买卖，有法律上承认，每个月都请医生检查身体，挺安全，客人也都是安心来玩。还有，你要是头疼想休息，完全可以自由，决不勉强。住宿费嘛，我们那里也很便宜，随便你爱怎么住都行。现在，当妓女已经成为正经八百的职业了。”

三左卫门迷朦的眼里闪着光。胜枝睁大眼睛凝视着三左卫门。

“那么，太好啦。”三左卫门喃喃自语似地说，回头看女儿。

“怎样呀？听了刚才太太的话，你下决心了吗？”

三左卫门问道。父亲好象要在雇主面前拍板成交似的。夕子点了点头，眼睛一直朝下，说：

“我，已经下了决心。在哪儿干活都行。太太如果愿意的话，就请把我带走吧！”

胜枝看了看夕子的脸，刹那间吃惊似地出现喜悦的眼色。

“你做父亲的，如果也答应的话，那我就把夕子带走了。当

然，穿戴什么的，也要花钱，尽可能也由我这儿支出吧。现在跟过去不一样，听说妓女也要成立行业组织，说行业组织成立后，还可以低利贷款。你母亲患病，需要现钱，要很多恐怕还不可能，不过我回京都以后，商量一下，尽量马上给你。”

胜枝变得郑重其事起来。父亲眨巴着眼睛，表示感谢。

“太太，那么，全拜托您啦。”

三左卫门一再弯腰低头。不一会儿，他领着女儿，沿着黑夜里的道路回家了。

胜枝一边嘴里说真是偶然，一边对无意中找到一个新的妓女感到十分高兴。实际上，夕雾楼虽然重新开张了，但愿意来卖身的女人并不多，胜枝正为此事而苦恼。现在，虽然有八个妓女，但妓院房舍宽广，有好多房间空着。

对胜枝来说，妓女是一种货物的买卖，所以踏破铁鞋也希望得到新的妓女。为此，胜枝不知多么辛苦。为了寻找门路，下岐阜，到名古屋，到处奔走，只要一听说可能找到姑娘，就如飞一样地跑去。胜枝等父女俩走后，关好了门，回到房间，对久子说：

“这可是捡到一个好样的，久子，你看这个姑娘，准能赚大钱？”

久子眼神呆然，半信半疑的样子。

“这是真的吗？太太，来到与谢，您真是遇上了大好事。这也是托伊作他老人家的福呀。”

胜枝立即感到这也许是伊作送给她的礼物，让她带回去？她多么想向伊作的灵牌合掌叩头呀！胜枝回到里屋，给佛龕前熄灭的蜡烛重新点着，叮铃铃地敲了一下小铜铃。胜枝双手合掌，闭着眼念道：

“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您又送给

了夕雾楼一个好妓女，太谢谢您啦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……”

胜枝一直凝视着佛龕前面树立的“正觉院净明居士”的灵牌，正襟危坐。不久，站起来，把并排在佛龕里两个灵牌中的白木牌，装进旅行包里。为准备第二天早上启程，开始收拾行李。

第二天早晨，片桐夕子由父亲三左卫门和两个妹妹护送，一大早就来到樽泊的家。夕子穿着和昨天夜里一样的衣服，脚上是红带子木屐，好象缠着脚。她站在门外柿子树下，无精打彩地点了一下头，旁边两个小个子的少女脸色微黑，绷着脸站着，模样都跟夕子相似，吊着眼角。

夕子双手拎着旧柳条包和大包袱。在早晨明媚的阳光下，比昨天夜里在昏暗电灯光下看到的夕子脸色黑多了。胜枝多少觉得有点儿受骗上当。当然，脸色有些黑，并不是说她长得不好看。看上去夕子的个子相当高。十九岁的人，在京都城里，应该是个大人了。

近来的姑娘，成熟得特别早，这一点胜枝已经了解。昨晚令人感到那种乡下姑娘的朴实和天真，而今天却散发出成熟女人的浓厚气息，使胜枝大为吃惊。冷静一想，既然能跟父亲商量，决心卖身花街，当然不会是土里土气、一见生人就爱哭的姑娘。说她已经成熟，也大可不必大惊小怪。

伊作的远房亲戚都来送胜枝出村。胜枝让久子拿着行李，来到停靠船只的海边。片桐父女提早来到栈桥等候，所以出村时，没有被人发觉，做父亲的总是不忍心让女儿走这条路。

与谢的樽泊相当偏僻。走陆路到官津只有一辆载运木炭的汽车，需要走四个钟头。很早以前，在成相寺下边修了停船的码头，从海路到官津去要方便得多。这时，远处蜿蜒起伏的成相山